

勒卡人文

OUR
NATIONAL
— PARKS —

再见，骄傲的世界！我回家了。

我们的国家公园

【美】约翰·缪尔·著 郭名倬·译

插图
纪念版



OUR
NATIONAL
— PARKS —
我们的国家公园

【美】约翰·缪尔·著 郭名倬·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国家公园/(美) 缪尔 (Muir, J.) 著; 郭名
惊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4-08066-0

I. ①我… II. ①缪… ②郭…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9756号

书 名	我们的国家公园
著 者	[美] 约翰·缪尔
译 者	郭名惊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策划编辑	徐 江
特约编辑	张 磊
责任校对	陈晓丹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12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066-0
定 价	3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OUR 序言
NATIONAL PARKS

约翰·缪尔与《我们的国家公园》

约翰·缪尔是世界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国家公园之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生的朋友，也是与《瓦尔登湖》作者梭罗、思想家爱默生齐名的文学大师，他的书促使“国家公园”这一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保护自然的构想成为现实。

1839年，缪尔生于苏格兰的邓巴，11岁时，他随家人移居到美国威斯康星州，他的父亲在那里开辟出了一片农场。缪尔帮父亲分担着繁重的工作，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观察那里的草木鸟兽。缪尔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了几年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爱默生与梭罗的著作，这两位作者对他日后的思想与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缪尔只读了两年半就决定加入“自然大学”。他找了份在车辆厂的工作，希望挣了钱便去进行野外考察。可他遭遇了一场可怕的事，险些夺去右眼视力。康复之后，他更坚定了要将余生投入到大自然中去的信念，由此开启了终其一生的旅程。

缪尔是自然之子，是进入大自然就会狂喜的人：他爬到树顶迎接风暴的袭击，以此来体验树木面对风暴时的感觉；爬上地震造成的崖锥，毫不犹豫地踏着石块往下跳，用双脚感受大自然演奏的和谐乐曲；顺着水帘攀到峭壁的边缘，体会瀑布倾泻而下的壮观；他会和花草谈心，与鸟兽共饮，他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与爱默生和哲学家亨利·乔治的会面，让缪尔形成了通过建立“国家公园”

的形式，保护自然环境的构想。他开始着手将约塞米蒂辟为“国家公园”的计划。缪尔通过措辞有力的文章，对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内的政治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3年，约翰·缪尔陪同罗斯福在约塞米蒂作了一次旅行。途中，缪尔向总统提出了诚恳的忠告：只有通过联邦政府力量，自然才能得以保存。甚至还没进公园，罗斯福总统就已经被打动了。他们在野外露营，围着火堆宿夜畅谈，罗斯福后来回忆道：“约翰·缪尔的谈话比他写的还要好，他总是能对他有过接触的人产生巨大影响。”缪尔继续努力争取，终于在1905年，美国国会决定将约塞米蒂山谷纳入国家公园。在他去世两年之后的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了。在缪尔奠定的基础之下，目前，全世界已建立了6000多座国家公园。

缪尔对自然事业的执著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梭罗在自己的书中表达了对缪尔的敬意；而爱默生也将约翰·缪尔列为“我钦佩的人”。

本书以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1901年的版本为蓝本，两位年轻的画家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这个版本也是《我们的国家公园》迄今为止最原初、最经典的版本。

对今天疲惫不堪地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一部至高无上的指南，所有去过美国国家公园的人们，以及有一天将要去那里旅行的人们，都会被缪尔的描述迷住。让我们与约翰·缪尔一起聆听瀑布、小鸟和微风的歌唱，读懂岩石，学习洪水、风暴和雪崩的语言，与冰川和野外的公园熟识，尽可能地去靠近世界的心灵。

缪尔的文字将使我们打破“宅在室内”的生活习惯，更让一切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说不攻自破。走出去吧，告别世俗的束缚与纠缠，摆脱都市的锈迹与疾病；去旅行吧，大自然在召唤，去终日不息的山间风暴里洗清自己的烦恼，荡涤由恶魔编织的欲网；去做深呼吸，去欢呼，去雀跃，找回纯真，回归自我，用神圣的真诚道一声：“再见，骄傲的世界！我回家了。”

编者

OUR 目录 NATIONAL PARKS

1 | 序言
约翰·缪尔与《我们的国家公园》

1 | 第一章
到自然中去寻找安全

阿拉斯加苔原 / 一群爱斯基摩人，身披长长的毛发，手足张开，大笑着扑倒在柔软的沼泽上，开始大吃起莓果来。 / 西部的公园和保护区 ……

25 | 第二章
黄石公园：“世界末日”传说的源头

间歇泉的悲歌与地震的轰鸣交相呼应，仿佛到了末日。然而乌云散去，又是晴空万里 …… 水鸟鸕在河水中惬意地歌唱，消除了所有恐惧，使一切都化为了爱。

49 | 第三章
约塞米蒂：上帝总爱在这里装扮美景

这里有无数的湖泊、瀑布和平滑如丝的草地，这里有最静穆的大森林、最高的花岗岩穹丘、最深的冰蚀峡谷以及最为炫目的水晶质地表。

63 | **第四章**
森林帝国和爱默生先生的一次来访

灿烂的阳光穿过巨大的树冠，树干笔直地矗立，仿佛庙宇的廊柱，撑起一个由无数树叶交织的拱形天棚，上面星星点点、天光四射。

87 | **第五章**
数以千计的美妙花园：造物主化身为园艺师

数以千计的花园“养在深闺人未识”。鸟、风和倾泻的雨水将各种顽强的山花种植在这些花园里，只要那里有足够的水分，它们就在那里争奇斗艳。

109 | **第六章**
我们亲切而天真的动物伙伴

一只英俊的林鼠正在拖走我的冰斧，它用力拽着斧柄上的鹿皮绳。我向它投去几块树皮，它居然站住对着我唧唧喳喳地骂开了，它那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受到伤害的无辜。

135 | **第七章**
到鸟的天堂做客

克拉克鸦经常去偷一些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东西。一次，我无意中将洗刷用的肥皂丢在了岸边，几分钟后，我便看到我的肥皂在树林中穿行飞过。

153 | **第八章**
激流、岩爆以及“天崩地裂”

转瞬之间，我便被雪崩冲到了谷底，只觉耳边“呼呼”风响，仿佛升仙一般。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才爬了一英里山路，如今只用了大约一分钟就下到了起点。

169 | **第九章**
格兰特将军公园的主人

巨杉像居住最久、身体最壮的居民，充分地掌控着这块土地。与周围的树相比，它看上去神态举止都异常神奇，仿佛鹤立鸡群。

205 | **第十章**
森林的“美国梦”

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伐倒树的人没有谁再去种树，而即使他们种上树，那么新树也无法弥补逝去的古老的大森林。



OUR 第一章
NATIONAL PARKS

到自然中去寻找安全

阿拉斯加苔原 / 一群爱斯基摩人，身披长长的毛发，手足张开，大笑着扑倒在柔软的沼泽上，开始大吃起莓果来。 / 西部的公园和保护区 ……

不要停下脚步，
轻松地旅游，快快上路；
无论走到哪里，
身心依恋着故土。
在太阳照耀的每一片土地上，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欢欣鼓舞。
为什么世界如此广袤？
因为这是一片海阔天高的乐土。

今天，到大自然中去旅行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这正是我们所乐见的。成千上万心力交瘁生活在过度文明之中的人们开始发现：走进大山就是走进家园，大自然是一种必需品，山林公园与山林保护区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木材与灌溉河流

的源泉，它还是生命的源泉。当人们从过度工业化的罪行和追求奢华的可怕冷漠所造成的愚蠢恶果中猛醒的时候，他们用尽浑身解数，试图将自己所进行的小小不言的一切融入大自然中，并为大自然添色增辉，摆脱锈迹与疾病。通过远足旅行，人们在终日不息的山间风暴里洗清了自己的罪孽，荡涤着由恶魔编织的欲网。徜徉在弥漫着松香气息的松林里或长满龙胆的草原上，穿行于查帕拉尔灌木丛中，拨开缀满鲜花、香气袭人的枝丛，沿着河流走到它们的源泉，去感触大地母亲的神经；从一块岩石跳上另一块岩石，去感受它们的生命，去聆听它们的歌声；气喘吁吁地进行全身心的锻炼，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去做深呼吸，去欢呼，去雀跃。这当然是一种好的潮流，它充满了希望。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从整体上关注和保护森林与自然生态地区的兴趣在与日俱增，而人们对于城市之中半自然状态下的公园和花园的兴趣也在逐渐增长。尽管自然风光正处于受到人类影响最严重的状态之下，眼镜、蠢行和照相机混迹其中，热爱自然风光的人们比猩红裸鼻雀还要引人注目，他们的红色雨伞使野生猎物受到惊吓。然而即使是这样，这也是令人鼓舞的，可以被认为这个时代希望的象征。

所有的西部山地还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自然状态，但是随着良好道路的修筑，它们与文明之间的距离在一年年地拉近。对于洒脱的智者，无论前面是怎样的坦途大道，也没有必要去横穿整个大陆来寻求自然之美，因为他们随处都可以发现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美。像梭罗那样，他们从果园和片片越橘灌丛中看到了森林，从池塘和露珠中看到了海洋。在这个“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黑暗年代里，洒脱的智者已是凤毛麟角。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封的钟表，汲汲于功名富贵，奔波劳顿，也许他们的所得不多，但他们却不再拥有自我。

当我们像一个如数家珍的商人一样清点我们的自然财富时，我们欣喜地发现：许多最容易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仍然保存完好。当我们这片大陆还处在完全原始的自然状态的时候，放眼望去，只见它横卧在美丽的海洋中间，上面是繁星

点点的天空，下面是星罗棋布的岩石，大陆东西两端两相对照，就像两相对照的彩虹的两端——然而它不再同样美丽。我想，今天的彩虹应该像它最初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一样光彩照人，尽管有文明的砍伐和践踏，我们的一些自然风光却在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加美丽，新的动植物使森林和花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许多自然风光是全新的，随着层层叠叠塑造着大地的冰川向后退去，这些鬼斧神工般的景物现在第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千姿百态、美丽动人的生命一下子贯注其中，新生的河流在其间闪烁、歌唱。像健康的树木一般，旧有的河流也比以前变得更长了，随着山中最上游水源处残存的冰川的退后，它们拥有了新的支脉和湖泊，与此同时，它们像根须一样密布于平坦的三角洲上的水网支流，如今也向更远更广阔的海洋伸展出去，造就出新的陆地。

在地球内部神秘的巨大应力作用下，大陆和岛屿缓慢地升起和下沉。由于风化作用，绝大部分山体都在不断受到侵蚀、逐渐变小，而与此同时，也有个别的山体还在不断升高、不断增大，尤其是那些火山山体，一股股新的岩浆洪流沉积在山巅，而且像树木的年轮一般，一层层地不断扩展，积存在山体附近。既像湖泊与海洋中升起的岛屿，又似老树果侧翼长出的附生树果，新的山系在不断地形成。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它们实现着新陈代谢，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类也使大自然的面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一半是禽兽、一半是天使的高等动物其影响力最为巨大，他们迅速地繁殖、扩散，用船舶覆盖住湖泊和海洋，用房屋、旅馆、教堂和林立的城市店铺与住宅覆盖住大地，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大概要走出比南森^[1]所走的道路远得多的路，才能找到一片真正的宁静与安详。只要是未经人类染指的处女地，风光景色总是美丽宜人。我们可以欣慰地说，其中很多景色将永远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特别是海洋与天空、如

[1] 弗里乔夫·南森：挪威探险家，以其跋涉格陵兰冰盖和横跨北冰洋的航行而被人们所铭记。

水的星光以及温暖而不会受到破坏的地心。尽管我们只能用想象的眼睛去洞烛其幽暗的存在，但它们展现着无尽的美丽。间歇泉从炽热的地下世界喷涌而出；长年不融的稳定的山间冰川也只听从太阳的命令；约塞米蒂穹丘以及所有壮丽峻峭的山峰峡谷——这一切都将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自然状态，因为人类对它们所造成的改变和伤害并不比盘旋在它们上面的蝴蝶多多少。然而这片大陆美丽的外表却在迅速消失，特别是其中的植物部分，它们是所有美景之中最容易受到伤害也是最迷人的部分。

只是30年以前，500英里长、50英里宽的巨大的加利福尼亚中央河谷还开满了金色和紫色的鲜花。如今，它已被开辟成农田和牧场而不复存在了，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在篱栅的一角或伸入溪流的陡坡上还保留着些许记忆的印痕。尽管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难行，然而北美西部山地的花园以及保护区与非保护区中的大森林都没有逃脱被闯入、遭践踏的噩运，只有那些由不多的士兵守卫着的国家公园中的花园和森林才免遭不幸。在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大森林里，曾一度秀美迷人的大地如今却变得荒凉而面目可憎，仿佛满目疮痍的脸庞。太平洋海岸及落基山脉的许多其他河谷和森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除非觉醒的公众上前阻止，否则同样的命运将落到它们每一个的头上。即使是很难吸引拓荒者的位于亚利桑那、内华达、犹他及新墨西哥的大沙漠，数年以前还被拓荒者视为畏途，当做死亡象征的不毛之地，如今竟被开垦成一两英亩只能养活一头牛的牧场，当然，它们的植物宝藏——千娇百媚的美花莉、天蓝绣球、吉莉草等等也就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味苦、刺多、不能吃的灌木和一些用尖刺保护着自己的顽强不屈的仙人掌。

东部大部分珍贵的野生植物也已消失，走进了尘封的历史。曾在草原和林地上繁盛一时的野生植物如今仅剩下一点依稀的残迹，在不宜垦殖的沼泽与乱石中祝福着人类。幸运的是，其中一些植物还保持着完全原始的自然状态，使人们仍

然能够看到造物主的一片爱心。每到夏季，安全地把根深深扎入泥沼之中的白色水百合在上千的湖泊岸边，用繁星般芬芳的花朵构成一道银河。在人迹罕至的生满苔藓的岩石上，在虎耳草、蓝铃花与草蕨之间，会有一丛野草摇曳着它的花穗。即使是农田中央珍稀的水苔沼泽，由于那里地表过于松软，牲畜无法涉足，它们也因此得到保护，保留了诸如伏地杜属、乌饭树属、山月桂属、北极花属以及泉女兰属等属种的原生态植物。北美匙唇兰仍然隐藏在加拿大的罗汉柏沼泽中，从那里向南有一些仍然保持着自然状态的大一些的沼泽弥漫着瘴气，蛇虫、鳄鱼出没其间，它们像守护神一样，捍卫着它们的宝藏，使之保持着纯洁，成为一座天堂。除了众所周知的一切外，东部还拥有美丽的冬季和厚厚的彤云，它们将洁白的雪花洒满大地，至少每年一次将大地的所有疮痍全部掩盖，使最黯然的景色美不胜收。

在这片大陆上，绵延范围最广、受到破坏最小、最不容易遭到侵害的花园是辽阔的阿拉斯加苔原。夏季，从北纬 62° 直到北冰洋沿岸，这里是一片鲜花与绿叶的海洋，平整、均匀，碧波滚滚。冬天，无边的雪花使四野银光闪闪，整个大地闪烁着白色的光芒，仿佛一颗明星。北冰洋的植物并不像从没有见过它们的人们所猜想的那样是遭霜打了一般的可怜虫。尽管它们的株体很矮，紧贴着冰封的大地生长，仿佛充满了对大地的爱恋，然而它们却是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与它们在南方的亲戚们一样，它们也在诉说着造物主的爱意。它们轻轻地蜷缩在疏松的积雪之下，沉睡中度过了漫长的白色冬天；春天，不等植株长高，它们就忙着绽放出花朵，也有一些北冰洋植物长得较高，在风中摇曳、飘摆，展现着大片色彩：黄色、紫色和蓝色，色彩是如此浓烈，看上去就像落地的彩虹，数英里之外都能望见。

早在 6 月间，人们就可以见到开花的冰川水杨梅，它是那么艳丽夺目，而矮柳则吐出毛茸茸的柳絮，随后，特别是在较为干燥的地方，迅速长出了滨紫草、

厄里特里乞姆草、花葱、辣豆、黄耆、山黧豆、羽扇豆、勿忘我、报春花、山金车、菊花、甘松茅、风毛菊、千里光、飞蓬、马特里卡里亚草、驴蹄草、缬草、繁缕、岩菖蒲、蓼、罌粟、天蓝绣球、剪秋罗、桂竹香、北极花以及土生的葶苈、虎耳草和石南，中间布满了星形与钟形的花朵，开这种花的植物以雪灵芝、乌饭树、杜香、鹿蹄草和越橘为主，而在所有这些植物中，最茂盛最漂亮的当属雪灵芝。这里也生长着多种野草：早熟禾、银须草、拂子茅、看麦娘、三毛草、披碱草、羊茅以及甜茅等，它们在其他花朵的上面摇曳着淡紫色的穗头与花序。在这么北的北方，居然也有蕨类植物生长，它们舒展着自己的复叶，谨慎而惬意，三叉蕨、冷蕨以及岩蕨都生长在覆盖着繁盛的苔藓和地衣的地面上。这里的地衣不像南方的地衣那样，一片片鱼鳞似的附生在木杆、树身及倒下的朽木上，这里的地衣数量众多、相连成片，外观呈圆形，色彩斑斓，是一种类似珊瑚的植物。其超凡的美丽，值得不远万里去观赏。我愿意将我在这个凉爽的自然保护区里一夏天旅行中所见到的所有植物朋友一一介绍出来，但我担心没有谁会有耐心去读它们的名字，尽管我确信如果能在家里看到它们盛开的样子，每一个人都会爱上它们。

1881年，将近9月中旬的时候，我最后一次造访了科茨布海峡附近的地区，当时的气候温和宜人，很像东部诸州印第安之夏的天气。风息了，苔原上闪烁着融融的金色阳光，石南、柳树、桦树那成熟的叶子呈现出明亮鲜艳的红色、紫色和黄色，而散布在四处仿佛云端落下的冰雹一样的樱桃，其色彩又为它们增光不少。我来到距离海岸一两英里的地方，尽情欣赏这斑斓的色彩，心想要是能够切下普通画幅大小的一块苔原，给它装上画框，悬挂在我家中书房墙上的油画中间，那该有多好啊！我自言自语道：“这样一幅从千里湖沼中随机抽取的大自然的油画将使其他油画黯然失色。”就在这时，听到一阵欢呼声，我环顾四周，看到一群爱斯基摩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野兽一样身披长长的毛发，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他们正向我跑来。起初，我无法猜测他们是来找什么的，因为他们很

少离开海滨。然而不久我就知道了。他们手足张开，大笑着扑倒在柔软的沼泽上，开始大吃起莓果来。他们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同时也是一幅快乐的画面。雷鸟受到惊吓，“扑扑啦啦”地飞了起来。各种美丽的酸莓果使他们那油腻的胃口大开，他们将这些莓果装进海豹皮的袋子里带走，准备留到冬天的节日里吃。

在我的旅途中，除了在这片被很多人看做是不毛之地的辽阔的北冰洋保护区外，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热血沸腾、如此快乐欢畅的生命。沿着海岸线，这里不仅有众多的鲸鱼，无数的海豹、海象和白熊，而且在苔原上还有大群膘肥体壮的驯鹿和野羊以及狐狸、野兔、田鼠、土拨鼠和飞鸟。在同面积的地方，出生在这片大陆上的鸟可能要比任何其他地方的都多。这里不仅有羽翼强健的鹰隼和水鸟——对于它们来讲，整个大陆的距离只是一段惬意的旅程，每年夏季，它们大批地来到这里——这里还有多种短翼的鸣禽、画眉和雀类，它们成群地来到这里，在安全的环境中养育着子女，用它们的羽毛为盛开的花朵增光添彩，用它们的歌声为大自然演奏着甜美的音乐。它们中的一些从佛罗里达、墨西哥和中美洲一路飞来。到了北方也就到了家，因为它们就出生在这里，到南方去只是过冬而已，就像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们到佛罗里达去一样。这些嗓音甜美的吟游诗人，冬天，它们在橘林和覆盖着藤蔓的木兰林中歌唱；夏季，它们在低矮的桦树和赤杨枝丛中歌唱，它们总是唧唧喳喳唱个不停、说个不停，使整个大地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在新英格兰，当最后几片积雪消融殆尽，槭树中的树液刚刚开始流动的时候，在果园附近和农田边上常常可以听到这些可爱的鸟儿的歌唱，它们正在那里啄食着不多的食物，它们不会长久停留，因为它们知道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追随着春的脚步，它们于六七月份来到苔原上的家，九月或当它们的一家都能振翅高飞的时候，它们就又起程返航了。

这是大自然自己设立的保护区，对于这种通过冰封雪冻的形式来实现有效的自我保护的做法，每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都会和我一样为之欢呼、为之喝彩。最

近有关这里有金子在闪光的发现或许鸣起了警钟，因为金子这种奇怪的刺激物，可以使胆小鬼变得胆大妄为，使懒汉变得四处钻营。目前，数以千计至少是半疯的人已经涌入其中，一些人是从南部的山口过来的，与他们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大山遭遇，他们气喘吁吁，一片狼狈，与此同时他们还带着沉重的装备与工具。他们翻过棱角鲜明的嶙峋巨石，穿越泥泞不堪的沼泽。另一些人是穿过加拿大，从东边沿着旧时哈德孙湾^[1]商人那充满罗曼蒂克的山路和水路过来的。还有一些人从白令海和约肯一路乘船而来，沿途也许能够偶尔看到著名的毛皮海豹、浮冰、无数的岛屿以及阿拉斯加大河上的沙洲。尽管大地冰封雪冻，前途困难重重，然而科隆代克^[2]的黄金会使远征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庞大，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对这里的破坏也是相对较小的。人们将在冰层上烧融一些孔穴，在坚硬的地表或以石类为主体的山上随处打出一些洞来。像河狸窝与麝香鼠巢一样的破烂市镇将会建立起来，工厂和机车将制造出刺耳的噪音；然而至少在造物主没有将解开冻土的缓慢运转的气候钥匙准备好之前，采矿者的镐头之后不会紧跟着锄犁。另一方面，早期采矿者所开辟的道路会将许多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带到这片保护区的腹地，如果没有这些采矿者，人们将永远无法看到它。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寻求摆脱烦恼、烟尘和早天的旅游者来说，近在咫尺的充满健康与快乐的最原始的地方就是西部的公园和保护区了。有四座国家公园很容易去，它们是黄石国家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格兰特将军国家公园和巨杉国家公园。30座森林保护区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森林王国，其中大部分森林保护区沿着铁路、土路以及开阔的山梁都能很容易地到达，这些保护区不仅对于

[1] 指哈德孙湾公司，全世界最早成立的公司之一，承担了早期北美大陆的开发探索。如今成为了加拿大最著名的百货公司。

[2] 科隆代克：加拿大西北部的一个区，位于阿拉斯加以东。19世纪90年代，许多人前往此处寻找金矿，史称“科隆代克淘金热”。